

幽州書佐秦君闕柱銘文新釋

韋玉熹

（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摘要

幽州書佐秦君闕柱銘由於石面剝蝕，字跡漫漶難辨，歷經數十年研究，學界對銘文部分字形的釋讀與相關句意的理解仍存爭議。本文依據拓片圖版和新攝原石照片，重新分析了「送」、「終」、「賁」等字形，指出舊釋「百身莫贖」、「四尺之裔」、「前聖歲少，以降昭皆」、「人且記入于禮」，應分別改釋為「□禮送終」、「四尺之賁（墳）」、「顯聖□□，以陵（駿）昭後世」、「合聖人之情」。改讀後的銘文不僅可與傳世文獻互相參照，還反映了儒家崇孝薄葬觀念對東漢早中期墓葬文化的深刻影響。

關鍵詞：幽州書佐秦君闕、釋讀、□禮送終、四尺之墳

A New Transcription on the Inscriptions of Youzhou Shuzuo Qin Jun Stone Pillar

Wei Yu-xi

(Shanghai)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Excavated Classics and Pal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Some characters on the Youzhou Shuzuo Qin Jun Stone Pillar are difficult to recognize as a result of weathering, which has led to the problems in the transcri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first reexamines the rubbings and images of the inscriptions, pointing out that several graphs were mistranscribed. The paper argues, for instance, that the two graphs transcribed as *mo* (莫) and *shu* (贖)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song* (送) and *zhong* (終)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e revised transcription and relevant traditional literature, the paper then provides a new explanation for four phrases. For example, the phrase “even if hundreds of people die, the person cannot be revived (百身莫贖)” was misinterpreted in the past, which should be recorrected as “to hold a funeral ritually (□禮送終)”.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the paper indicates that the filial duty concept in Confucianism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burial culture of Han Dynasty.

Keyword: Youzhou Shuzuo Qin Jun Stone Pillar, transcription, interpretation, “hold a funeral ritually (□禮送終)”

幽州書佐秦君石闕（又稱「烏還哺母」石刻）是上世紀六〇年代出土於北京的著名東漢早中期石刻。闕銘甫一公布，¹即吸引了學界的目光。邵茗生、郭沫若、陳直諸位先生先後就銘文釋讀發表意見，為後續相關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²此後信立祥、歐陽摩一、呂蒙、袁莘等學者亦有所補充。³筆者近檢拓片圖版及原石照片，⁴發現該銘在字形和內容方面，仍有可商之處，在此提出幾點新見，請方家指教。




下面謹列出學界目前通行的釋文作為討論依據（釋文用嚴式）：⁵

烏還哺母／

維烏維烏，尚懷反報；何兄（況）於人，號為四靈。君臣父子，／順孫弟（悌）弟。二親薨（薨）沒，孤悲惻怛，鳴號正月。旦夕／思慕五心，長（悵）罔（惘）五內，力求天命。年壽非永，百身莫贖。／欲厚顯祠，尚无時日。嗚呼！匪愛力財，迫於／制度。蓋欲章（彰）明孔子葬母，四尺之裔行上德，比／承前聖歲少，以降昭皆，永為德儉，人且記入于禮。承／仙丞敢述情，徵之斯石，示有表儀。孝弟（悌）之述，通於神明。子孫奉祠，欣肅慎焉。／⁶

一 「百身莫贖」應為「□禮送終」



四字，邵氏釋「百身莫□」，郭氏釋「百身莫贖」，皆有不妥之處。（），⁷該字為上下結構，整字與「百」字作（馬王

¹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西郊發現漢代石闕清理簡報〉，《文物》1964年11期，頁13-22。

² 邵茗生：〈漢幽州書佐秦君石闕釋文〉，《文物》1964年11期，頁23-24；郭沫若：〈「烏還哺母」石刻的補充考釋〉，《文物》1965年4期，頁2-4；陳直：〈關於漢幽州書佐秦君石柱題字的補充意見〉，《文物》1965年4期，頁4-5。












³ 信立祥認為「欲厚顯祖」應改為「欲廣祠廟」，此說不可信。歐陽摩一糾正為「欲厚顯祠」，可從。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頁67-68；歐陽摩一：〈漢畫像石文字考釋〉，《東南文化》2009年4期，頁115-118；呂蒙、袁莘：〈〈漢魏六朝碑刻校注〉漢碑釋文補正〉，《攀枝花學院學報》2014年1期，頁37-41。

⁴ 〔日〕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圖版釋文篇》（京都：同朋舍，1994年），頁41；梅寧華、陶信成：《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刻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頁100-101。原石照片為筆者友人劉秋驥君於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四日在北京石刻藝術博物館展覽現場所攝（藏品編號0844），蒙其惠賜，謹致謝忱。

⁵ 重點討論句以波浪線「~~~~」標出。

⁶ 邵茗生：〈漢幽州書佐秦君石闕釋文〉，頁23-24；郭沫若：〈「烏還哺母」石刻的補充考釋〉，頁2-4；歐陽摩一：〈漢畫像石文字考釋〉，頁115-118。

⁷ 以下凡反相、剔除石花後摹得的字形圖，皆外加「（）」表示。因原筆劃缺泐而擬補者，用空心虛線表示，


堆帛書《老子》甲57)、⁸ (張家山漢簡《算數書》11)⁹等形不同，應釋為何字，尚待進一步研究，¹⁰但釋「百」之說恐不可信。 (禮)，原石照片作，丷旁豎筆仍存，與鄭固碑¹¹形結構一致，應釋為「禮」。 (送)，原石照片作，寫法同 (敦煌漢簡178)、¹² (熹平石經)¹³等形，从辵夨聲 (夨後訛變為夨形)，應為「送」字。 (終)，字形同 (張汜請子兩摩崖)、¹⁴ (北大漢簡《老子》41)¹⁵等，从糸冬聲，應為「終」字。

結合銘文語意，此處前敘孝子面對親人亡逝，深感傷心悲戚，歎息「年壽非永」，為表孝思，打算按照禮制要求為親人送終 (「□禮送終」)，因此下句才會接著說「欲厚顯祠，尚無時日」。「□禮送終」一句，語意大約和後世墓誌中的「以禮送終」、「依禮送終」類表達相近，可與北魏《元濬嬪耿氏墓誌》「依禮送終，備御東園」、¹⁶《郭定興墓誌》「乃為以禮送終，墳塋旒翼」、¹⁷唐《胡府君墓誌》「考卜宅兆，備禮送終」等互為參照。¹⁸儒家強調侍奉父母要養生送死，方至孝道。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比如《論語·為政》)，¹⁹孟子曰「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孟子·離婁上》)，²⁰《孝經》曰「生事愛敬，

以示區別。

⁸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 (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頁233。

⁹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 (二四七號墓)》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頁83。

¹⁰ 該字上方筆畫殘損較嚴重，下部僅從拓本暫難以確定是否為筆畫。如下部為泐痕，上部似為書寫不很標準的「因」字，則小句可理解為「因禮送終」；如下部為筆畫，疑字可分析為从囚、皿，對比 (熹平石經) 字右旁，近「皿」字寫法。或疑為「盡」字誤刻，俟考。

¹¹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 (壹)》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113。

¹²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 (上)》 (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圖版壹捌。

¹³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頁112。

¹⁴ 北京大學圖書館金石組胡海帆、湯燕：《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續編1996-2017》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79。

¹⁵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 (貳)》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28。

¹⁶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 (肆)》 (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頁253-255。



¹⁷ 洛陽市二文物工作隊：〈洛陽紗廠西路北魏HM555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9期，頁9-20。










¹⁸ 《大唐故十將寧遠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試殿中監胡府君墓誌銘并序》，中華石刻數據庫，唐代墓誌銘數據庫，檢索日期：2020年11月15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此誌拓片 (編號05124)，參見北京大學圖書館金石組胡海帆、湯燕、陶誠：《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墓誌拓片目錄 (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598。

¹⁹ 〔三國魏〕何晏集解，〔北宋〕邢昺注疏：〈為政〉，參看朱漢民整理：《論語注疏》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2，頁17。

死事哀戚……孝子之事親終矣」²¹，皆是此意。

二 「四尺之裔」應為「四尺之賁」

邵氏釋此句為「四尺之裔行上德」，郭氏已正確指出此句用孔子葬母于防之典，²²惜釋字未達一間。 (賁)，字从立、貝，為「賁」字之異體，讀為「墳」。漢隸中有將「賁」寫作「賁」形的例子，如 (武威醫簡58)。²³銅山大廟鎮漢畫像石題記「起石室、賁，直錢萬二千」句，即用「賁」表示「墳」。²⁴


 (乃)，應為「乃」字。「乃」在這裡是連詞，用法同「而」，如《春秋繁露·基義》「秋為死而棺之」。²⁵，寫法類 (尹宙碑)²⁶，實是「為」字。，對比下文「德」字，諦察可知該字左部既不从彳，右部也并非「惠」形，故不當釋為「德」。此字原石照片作，諸拓本似均未拓出中部兩短橫、右側一殘豎畫，將字形反相去除干擾後可摹作，與 (河東鼎)²⁷、 (居延新簡EPT26:17)²⁸等形相近，疑此字或為「官」字，讀為「棺」。官棺上古音同²⁹，出土文獻中有互通例，如嶽麓秦簡《占夢書》簡27：「夢死者復起，

²⁰ 〔東漢〕趙岐注，〔北宋〕孫奭疏：〈離婁上〉，參看廖名春、劉佑平整理：《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8，頁220。

²¹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喪親〉，參看鄧洪波整理：《孝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9，頁70。

²² 郭沫若：〈「烏還哺母」石刻的補充考釋〉，頁3。

²³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二類簡·五。

²⁴ 徐玉立：《漢碑全集》（貳），549-551頁。另外，「墳」字在漢畫像石中還有寫作从石賁聲的，如（銅山蔡丘畫像石題記），參見徐玉立《漢碑全集》（陸），頁2114-2116。

²⁵ 〔西漢〕董仲舒：〈基義〉，《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光緒初浙江書局本），卷12，頁74。

²⁶ 徐玉立：《漢碑全集》（伍），頁1606-1637。

²⁷ 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頁1030。





²⁸ 白海燕：《居延新簡文字編》（吉林：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頁947。






²⁹ 根據鄭張尚芳先生構擬的上古音系，官、棺均為[koon]（棺用為動詞時變為[koons]）。鄭張尚芳《上古音

更為官（棺）郭（槨）。」。³⁰

改釋後小句變為「四尺之墳乃為棺」，說的是孔子改葬母親，為標記墓地立四尺之墳、葬以棺的事情。³¹其事見《禮記·檀弓上》：「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³²漢人對此多有稱引，如劉向《諫營陵過奢疏》：「孔子葬母於防……為四尺墳，遇雨而崩。」³³《論衡·論死》：「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泫然流涕曰：『古者不修墓。』遂不復修。」³⁴銘文引用孔子改葬父母的典故，意在表明墓主的子孫不選擇厚葬，是基於繼承和發揚先聖守禮薄葬美德的考慮，而非吝嗇財力。同時，「四尺之墳」也與後文「永為德儉」、「合聖人之情」形成前後呼應。

三 「前聖歲少，以降昭皆」應為「顯聖□□，以陵昭後世」

郭氏所釋「前」字作 (顯)，字形結構和 (王孝淵碑)、 (崔顯人墓碑)³⁶相同，从頁、皃省，應為「顯」字，可與本銘前文之「顯」 (皃旁不省) 對照參看。「顯聖□□」之「顯聖」謂孔子，顯義為顯赫光明。

，郭氏釋「降」，此說對字左旁的分析可從，然右旁不當釋為「夆」。將該字圖版反相後摹作，字右部形與漢簡中夆旁（肩水金關漢簡三·73EJT28：7，「駿」字）³⁷類寫法完全一致，故字當改釋為「陵」。《隸辨》

系》（二版），（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頁340。

³⁰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頁163。

³¹ 和孔子時代相近的春秋早中期考古遺存裡，也確實存在夫妻合葬的現象。有雙方並葬但不同穴的，如河南輝縣琉璃閣夫妻並列豎穴木槨墓；也有雙方同穴，一槨內並放兩棺的，如河南安陽後崗26號墓。太田有子著、楊凌譯：〈中國古代的夫妻合葬墓〉，《考古》1984年4期，頁103-110。

³² 〔東漢〕鄭玄注，〔唐〕孔穎達正義：〈檀弓上〉，參看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卷6，頁201。


³³ 〔東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卷36，頁1953。









³⁴ 〔東漢〕王充：〈論死〉，見張宗祥校注、鄭紹昌標點：《論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20，頁418。

³⁵ 〔日〕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圖版釋文篇》，頁71。

³⁶ 盧芳玉：〈新見漢代志墓刻銘研究簡記〉，《書法叢刊》2004年11期，頁44。




³⁷ 甘肅省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

所收「陵」字作形，爰旁寫法與此形稍異³⁸。

郭氏同時認為、是一個字，合釋為「皆」。此說不確，字左部彳旁筆劃仍可分辨，右旁雖不清晰，但上部可對照（石門頌）等形，³⁹再結合文意判斷，應為「後」字。（），寫法同（長沙五一廣場簡二474）、⁴⁰（禮器碑）⁴¹等，實是「世」字。

陵昭，即長昭之意。⁴²陵、駿音近互通，⁴³「駿」亦有長義，《詩·小雅·雨無正》：「浩浩昊天，不駿其德」。毛傳曰：「駿，長也。」⁴⁴又《爾雅·釋詁》：「駿，長也。」邢昺疏：「駿者，長大也。」⁴⁵銘文「比承顯聖賢人，陵昭後世，永為德儉」，是說要將孔聖賢人的孝行繼承下去，長久地告訴子孫後代永遠保持節儉的美德。

四 「人且記入于禮」應為「合聖人之情」

，邵氏以為當分為二字，釋「人日」，郭氏則認為是「人且」。此字原石照片作（），細察可發現，諸拓本似均未清晰拓出亼部件的短橫，而口部件中被兩位學者誤認的筆畫，實際上應該是石花導致的泐痕。對比漢簡中

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肩水金關漢簡（叁）》（中）（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頁125。

³⁸ [清]顧藹吉《隸辨》（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2年影印康熙五十七年項氏玉淵堂刻本），卷4，頁560-561。

³⁹ 徐玉立：《漢碑全集》（貳），頁570-642。

⁴⁰ 長沙市考古文物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貳）》（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頁105。












⁴¹ 徐玉立《漢碑全集》（叁），頁777-832。

⁴² 金文中有用為「長久」義的「𠂔」（𠂔字初文），與「陵」、「駿」同為爰聲字，可能表示的是一個詞。用例見𠂔鐘「𠂔（𠂔）保四國」（《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15633）、晉姜鼎「𠂔（𠂔）保其孫子」（《殷周金文集成》2826）、曾侯與鐘「餘永用𠂔（𠂔）長」（《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1034）等。

⁴³ 根據鄭張尚芳先生構擬的上古音系，陵為[sluns]、駿為[ʔsluns]。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二版），頁553。

⁴⁴ [西漢]毛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小雅·雨無正》，參看朱傑人、李慧玲整理：《毛詩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卷12，頁1047。

⁴⁵ [晉]郭璞注，[宋]邢昺疏：《釋詁》，李傳書整理：《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卷1，頁21。

的「合」字如 (肩水金關漢簡五·73EJF3:236)⁴⁶等形，可知釋「合」更為準確。 (聖)，邵氏亦誤分為「記人」二字，此字應釋為「聖」字，與上文聖字寫法相同，惟耳部件左豎筆已剝蝕不見。，諸家釋「人」，不確。該字寫法同前文「人」字，當改釋為「人」。，從文義角度考慮，很可能是助詞「之」；從殘畫大體輪廓看，依稀可見接近形，與同銘「之」字形亦不矛盾，故改釋為「之」。 (情)，該字左旁為亅，從右部殘筆及結構推測，很可能是「情」字，寫法同 (敦煌漢簡2220A)、 (石門頌)⁴⁸等。

聯繫上文引用聖人典故告誡子孫後代的話，「合聖人之情」的句意就豁然可解了。「情」謂意志、精神，如王逸注《楚辭·九章·惜頌》「恐情質之不信兮」曰「情，志也」，是指儉葬行為與孔子的意志相符合。類似的表述像「合聖人之意」，亦屢見於後世典籍，譬如《隋書·帝紀二》：「庶以合聖人之意，達孝子之心。」⁴⁹

五 結語

最後按我們的理解，重新將銘文釋寫如下⁵⁰：

烏還哺母／

維烏維烏，尚懷反報；何兄（況）於人，號為四靈。君臣父子，／順孫弟＝（悌弟）。二親薨（薨）沒，孤悲惻怛，鳴號正月。□／思慕□□，⁵¹長（悵）罔（惘）五內，力求天命。年壽非永，□礼送終。／欲厚顯祠，尚

⁴⁶ 甘肅省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伍）》（中），頁49。

⁴⁷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上），圖版壹柒肆。

⁴⁸ 徐玉立：《漢碑全集》（貳），頁570-642。

⁴⁹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卷2，頁50。

⁵⁰ 釋文保留銘文原有重文號「＝」，對存疑之字以右下標「(?)」表示，分行用「／」表示。

⁵¹ 原釋「旦夕」、「汙心」幾處，由於石面剝蝕筆畫難以辨認具體字形，暫以「□」表示。

无時日。嗚庠！匪愛力財，迫於／制度。蓋欲章（彰）明⁵²孔子葬母，四尺之貴（墳）乃為官（棺）_(?)，比／承顯聖□□，以陵（駿）昭後世，永為德儉，合聖人之情。承／仙丞敢述情，徵之斯石，示有表儀。孝弟（悌）之述，通於神明。子孫奉祠，欣肅慎焉。／

參考文獻

專著

- 〔三國魏〕何 晏集解，〔北宋〕邢昺注疏，朱漢民整理：《論語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東漢〕趙 岐注，〔北宋〕孫奭疏，廖名春、劉佑平整理：《孟子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唐〕李隆基注，〔宋〕邢昺疏，鄧洪波整理：《孝經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東漢〕董仲舒：《春秋繁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光緒初浙江書局本。
- 〔東漢〕班 固著，〔唐〕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
- 〔東漢〕王 充著，張宗祥校注、鄭紹昌標點：《論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 〔東漢〕鄭 玄注，〔唐〕孔穎達正義，龔抗雲整理：《禮記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
- 〔西漢〕毛 亨傳，〔東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疏，朱傑人、李慧玲整理：《毛詩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 〔晉〕郭 璞注，〔宋〕邢昺疏，李傳書整理：《爾雅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 〔清〕顧藹吉：《隸辨》，北京：北京市中國書店，1982年影印康熙五十七年項氏玉淵堂刻本。
-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肆），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

⁵² 按「章明」之「明」、「神明」之「明」，圖版分別作



，皆嚴格釋寫為「明」。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北京大學圖書館金石組胡海帆、湯燕、陶誠：《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歷代墓誌拓片目錄》（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北京大學圖書館金石組胡海帆、湯燕：《北京大學圖書館新藏金石拓本菁華續編1996-2017》，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8年。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壹），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漢簡》（上），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

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武威漢代醫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5年。

甘肅省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肩水金關漢簡叁》（中），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

白海燕：《居延新簡文字編》，吉林：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4年。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壹）》，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年。

長沙市考古文物研究所、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湖南大學嶽麓書院《長沙五一廣場東漢簡牘（貳）》，上海：中西書局，2018年。

信立祥：《漢代畫像石綜合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年。

梅寧華、陶信成：《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石刻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85年。

〔日〕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京都：同朋舍，1994年。

論文

太田有子著，楊凌譯：〈中國古代的夫妻合葬墓〉，《考古》1984年4期。

北京市文物工作隊：〈北京西郊發現漢代石闕清理簡報〉，《文物》1964年11期。

呂 蒙、袁莘：〈〈漢魏六朝碑刻校注〉漢碑釋文補正〉，《攀枝花學院學報》2014年1期。

邵茗生：〈漢幽州書佐秦君石闕釋文〉，《文物》1964年11期。

洛陽市二文物工作隊：〈洛陽紗廠西路北魏HM555發掘簡報〉，《文物》2002年9期。

郭沫若：〈「烏還哺母」石刻的補充考釋〉，《文物》1965年4期。

陳 直：〈關於漢幽州書佐秦君石柱題字的補充意見〉，《文物》1965年4期。

歐陽摩一：〈漢畫像石文字考釋〉，《東南文化》2009年4期。

盧芳玉：〈新見漢代志墓刻銘研究筭記〉，《書法叢刊》2004年11期。

網路資料

《大唐故十將寧遠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試殿中監胡府君墓誌銘并序》，中華石刻數據庫，唐代墓誌銘數據庫，網址：<http://inscription.ancientbooks.cn/>，檢索日期：2020年11月15日。



圖 幽州書佐秦君闕柱銘拓片⁵³

⁵³ 〔日〕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圖版釋文篇》（京都：同朋舍，1994年），頁41。